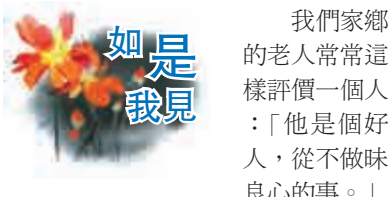


做人要不昧良心

汪 強



我們家鄉的老人常常這樣評價一個人：「他是個好人，從不做昧良心的事。」

很長一段時間，我對這個說法不以為然。一個人跳下冰冷的河水，救出落水老人，你說他是好人，我贊成；一個人伸出雙臂，接住從高樓上墮下的孩子，你說他是好人，我贊成；一個人以自己作人質，換取他人的安全，你說他是好人，我也贊成。而一個人僅僅能做到不昧良心，就說這個人是好人，似乎將好人的標準定太低了。

後來，經歷的事情多了，我漸漸改變了看法。如今我也認為，在內地做一件事時能夠不昧良心，確實是一種善行。舉一個例子：一個老太太被撞倒路邊，血流滿面，傷痛難忍，好多人從她身邊走過了，好像沒有看到她，也沒有聽到她的呻吟。一個小伙子來了，不僅扶起了她，將她送到了醫院，而且為她付了醫藥費。當醫生給老太太治療結束時，老太太的兒子來了，兒子當然要問發生了什麼事，老太太除了說「不知道」外可能有兩種回答：一種是昧良心的回答，說她是被小伙子撞倒的；一種是不昧良心的回答，說撞倒她的人逃走了，小伙子是樂於助人的好心人。

做見義勇為的好事，需要勇氣。做事能不昧良心，有時也不容易。還是接着說上邊的例子吧。假如老太太說了昧良心的話，那小伙子不僅要支付醫藥費，內地法院還可能判小伙子賠償一大筆錢。相反，老太太憑良心

說話，不僅得不到賠償，還要自己繳醫藥費。偏偏老太太又比較窮，繳了這錢可能讓生活更困苦。是寧可生活困苦而對得起良心，還是為了一筆錢而不講良心？面對這樣的難題，不是每個人都會講良心的。同時，老太太還有兒孫，還要靠兒孫生活，假如兒孫又恰恰是見利忘義之徒，這又給老太太帶來了難題：是寧願讓兒孫不高興而說實話，還是順着兒孫的意說假話？對於老太太來說，這個題目似乎更難作出不昧良心的回答。前些時看了一部電視劇，劇中就有類似的情節。劇中的老太太最終選擇不昧良心，是一個艱難的過程。

不做昧良心的事實在堅持。堅持，意味着始終不渝，一輩子都不做昧良心的事。堅持，意味着即使周圍的人都昧良心，這些昧良心的人還謾罵他、羞辱他、譏笑他，他還能堅決不做昧良心的事。堅持，意味着即使為講良心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擊（這打擊可以是肉體上的、精神上的、經濟利益上的），也不改初衷，決不做昧良心的事。堅持，還意味着即使你做了昧良心的事，不會有任何人知道，也不做昧良心的事。

見義勇為的行為常常感天動地，不昧良心的事卻可能一點都不起眼，但不能因此小看不昧良心的價值。要吃上令人放心的食品，要住上牢固的房屋，要河水清天空藍，要建設和諧的家庭、和諧的社會，都必須依靠不昧良心的人。

見義勇為的是英雄，不昧良心的是好人。

假如我們不能做一個英雄，起碼也要做一個好人。

有奮鬥就會有精彩

楊福成



兩個剛大學畢業的內地小姑娘，都是老鄉，因為工作的事來找我幫忙。

小王學的是貿易，小李學的是營養師，都算是比較好找工作的專業。小王找我在前，滿臉帶笑，能說會道，一口一個叔地叫我，我聽了，想不幫她都不好意思。

我問她：「你想找個什麼工作啊？」她直截了當地說：「想找個體面的坐辦公室的工資高的。」

我心想這要求可夠高的，就問她：「你覺得什麼樣的工作才能滿足你這幾個條件？」她早就想好了，張嘴就來：「事業編、公務員都行啊。」

衆所周知，這兩樣都得參加招考。可小王覺得，考什麼考，現在幹什麼不都是靠關係嗎？「您調動您的人脈活動活動，我家不差錢，花個十萬八萬的沒問題。」我想不通她這「外門見解」哪兒來的，直言正色地告訴她：「在社會上做事首先要講規矩，不要動不動就想野路子。」

聽我這樣說，她沉默了下，「降低」了要求，說：「那您給我弄個招聘的、在內地政府單位坐辦公室接電話的也行。」我就納了悶了：「你為什麼非得得到政府部門工作啊？」

「因為政府部門體面啊。回到家一說在政府部門工作，誰不得高看一眼？再說，我都已經二十多歲了，該談婚論嫁了，找個好工作，不就能找個又帥又有錢門第又高的金龜婿嗎？要是在商場打工、在夜市上擺地攤，那就只能找個民工了！」

她有她的道理。可我本事有限，沒法兒把她送進政府那扇大門。本着當「叔」的責任感，鼓勵她去當業務。她口才不錯，只要肯努力，肯定能幹好。她想了一下，就點了頭。我把她介紹到朋友開的一家公司，可是上班沒幾天，她就炒了老闆的魷魚。

為啥？嫌人家待遇不過半萬，要求坐班，還沒有單獨的辦公室，她覺得「太傷人了」。

什麼工作不得天天去上班？普通大學畢業生，就業濟南，起薪四千人幣還低？還要單獨的辦公室！請恕「叔」能力有限，實在無能為力！

學營養師的小李，對工作、前程也很猶豫。我和幾個朋友嘗過一次她的手藝，都豎了大拇指。朋友建議她開一家時尚美食店，說濟南這地方重吃不重穿，遍地是吃貨，開個館子肯定火。

她也這樣想過，只是心底總有那麼點不情願。猶猶豫豫了很久，才問

我，說很喜歡書畫這一行，開間畫廊成嗎？

那時候，她已經租好房子，很大，只是在一個居民社區裏，不容易找到。

這會兒的書畫市場虛假繁榮啊，表面倒是熱熱鬧鬧，可是銷售不怎麼樣，這時候入市，風險高。

那幹裝裱呢？她是真喜歡這一行，注意到大小展館書畫展覽不斷，才覺得有商機。

裝裱是個技術活，我叫她得先拜師去學習，她若有所思地點了頭。

這事我轉頭就忘了，沒當真。幾個月後，她給我打電話，執意要請我吃飯。

我以為她開了私房菜館，可是一進店門就愣了，四面牆都掛滿了字畫，有一間房裏還放着裝裱機，另一間則是剛剛手工拓好的一些裱件。再看她，一臉得意。這哪是請我來吃飯的，分明是讓我來分享戰功的。牆上的字畫都是她自己一幅幅裝裱的，真的很好。才不過幾個月時間，她已經出師自立門戶了。

恰好，那段時間我組織了一個大型聯展，很多作品就都交給她來裝裱。從看展廳、測量尺寸，到形式設計、色彩選擇，每一個小細節她都用心用力，裱出來的作品，自然是讓人大大為讚賞。

後來再有展覽，作品就都交由她來裝裱。

有一回我在趵突泉公園辦個展，業內好友老王在展廳一站，瞅了一眼，就說，這些作品是小李裝裱的吧？

我驚異於他這份眼力勁兒，更為小李的手藝吃驚。這才多長時間啊，這小丫頭已經形成自己鮮明的風格了。就這份悟性、這份藝術感覺，也不是人人有的。

一年後，小李在濟南市中心的一個古玩文化城開了家分店。再不久，我參加了她的一場收徒宴，弟子是一位比我這個「大叔」還大的大姐，正式拜小李為師，學習裝裱。

當然還有更喜人的事，前兩天，小李帶着她的男朋友來看我，小伙子又高又帥，還畫得一手好畫，兩人就快結婚了。看來，我得準備紅包了。

有奮鬥就會有精彩，小李可是精彩翻筋斗——一個精彩接着一個精彩啊！

至於整天想着找體面工作和高配老公的小王，至今仍在尋尋覓覓中。就在剛才，她還給我打了個電話，說無證騎摩托車被查了，讓我幫辦法。有這樣的「侄女」，「叔」心裏苦啊！

風吹不來夢想的花兒，不付諸行動的夢想，只能是空想和假想。



英語裏的「morning call」，通常指酒店的「叫早」服務，那段時間我樂於幹此。

「XL，快起床，要遲到了。」我準時去敲門，很不忍心，但是又必須做。叫了一陣子，我聽到了回應。可是一會兒過去了，卻不見動靜。我又去叫，扯開嗓子，提高分貝，還是不奏效。我忍不住推門而入，拍拍她，推推她。終於，她睜開了眼睛，說「謝謝阿姨」。她太困了！

XL是建築系一年級學生。一年級，是哈佛學生拚命的一年，基礎課、專業課、圖紙、課後作業，鋪天蓋地的。要考試了，要期末評圖了，她已經連續伏案一、二十個小時，前晚睡了三、四個小時，昨晚幾乎沒有睡，今天，待會兒就要去接受評核了。

那是期末考試的幾天前，我提醒她們別太拚。當時XL笑咪咪地說：「阿姨，我是被哈佛的老師看錯了，才陰差陽錯錄取的。我基礎差、底子薄，得努力才是啊！」

「哎呀，你們都是陰差陽錯錄取的，哈佛怎麼這麼倒霉呀！就沒有一個是憑真本事

來的嗎？」我想起同樣的話，YR、DX、MX也說過。「沒有！」MX說。說完，我們哈哈大笑。這是她們的幽默說法，就像有的美國人，把自己比作一隻小小的老鼠，渺小、謙卑、窮困、遭歧視、自不量力，偶爾，也因一點小小的恩惠而沾沾自喜。

我又說：「健康第一，這是你們必須遵循的原則。」「阿姨，我媽媽說，不當班裏的倒數第一名就行了。」XL回覆我。「不會吧，你別嚇唬阿姨！」我當真了，以為事情很嚴重。

「沒有沒有，阿姨別擔心，別說倒數第一，就算倒數第十，也不能接受。」她急忙安慰我，一臉的淘氣，接着又說：「我媽媽瞎着急。」

早晨八點三十分的課，她們七點四十五分起床。新疆女孩YR是最容易遲到的一個，我對她說：「如果你願意，我每天當你的morning call吧。」「阿姨，如果不影響你睡眠的話，太好了。」看來她非常願意。於是，我開始每天為她叫早。有人叫早了，可她仍然把那兩個鬧鐘放在枕邊，希望它們多少發揮點作用。其實那兩個鬧鐘哪管用，她根本不醒，非得要我到床邊又推又拍不可。

德國呂內堡石楠草原

林中洋



每年夏末秋初，是德國呂內堡草原（Lüneburger Heide）石楠開花的時節。這個時候，田野裏、山坡上一片紫色，彷彿要

延綿到天的盡頭，也給人一種到了法國普羅旺斯（Provence）的錯覺，因為那裏的薰衣草也一樣是紫色的海洋。

這石楠草原分布在漢堡（Hamburg）、漢諾威（Hannover）和不來梅（Bremen）之間的地區，其中最大的自然公園有上千平方公里，作為德國有名的度假地，這裏每年都會接待上百萬的遊客，人們在這裏漫步、騎自行車、休閒，尋找着鬧市以外的平靜，體會那份恬然中的安寧。

然而，這個近百年來被稱為「自然保護區」的廣大區域，卻不是真正的自然景觀，而是人文景觀，也就是說，是因為歷

史和人為的原因才使這裏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。

過去，這裏是大片的森林，中世紀的時候，人們在呂內堡（Lüneburg）發現了鹽礦，鹽在當時被稱為白色的金子，是非常寶貴的資源，在那個技術還相當落後的時代，人們提取鹽的方法是用火將含鹽的地下水燒乾，將鹽提出。為了有足夠的木柴可以燒火，人們大量砍伐周邊的森林，漸漸地，呂內堡的四周成了大片大片的荒原。在這片荒蕪而又貧瘠的土地上，生命力極強的石楠草開始蔓延，它們手牽手肩並肩，擴展到每一個可以去的角度。

十七世紀的時候，到過這裏的人都驚嘆此地的荒涼和「一無所有」，將它稱之為「位於歐洲北部的阿拉伯沙漠」。有趣的是，不過一百多年之後，到了十八世紀末的時候，儘管這裏的景觀依然如故，可是，人們在這方遠離塵世的淨土上發現了

YR的專業是城市規劃，二年級了。她總是笑咪咪的，在我面前阿姨長阿姨短地叫。她會讀書，也會做飯，很是親熱。缺點是，總是在吃完最後一口飯之前，突然靈感到來，要趕快丟下碗筷，去記錄寶貴的學習點滴。這一離開，廚房的事就完全給忘了，只有下次做飯時才想起，才不好意思地說「謝謝」。對於這些，同學們都能互相包容。

我好喜歡她們，喜歡和她們分享食物，喜歡聽她們甜甜地叫「阿姨」。「好吃」是她們的口頭禪，處久了，大家就不客氣了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照樣忘記洗鍋刷碗。說來也是，現在的年輕人，二十三、四歲，二十四、五歲，如果在家，還是撒嬌族，洗碗燒飯，那是長輩的事。

而今，她們也算是環境造就的能人。我對她們說得最多的是：「不要亡命，要對得起你們的父母。」有一次YR說：「阿姨，我們是來哈佛讀書的，不是來睡覺的哦！」我聽了，就直直地回她一句：「前提是要身體好！」

如果你是為人之父，或為人之母，聽我這麼說，你贊成嗎？

（哈佛散記之二十四，逢星期三刊登）



▲石楠草原上的綿羊群

作者供圖

作家面目



「作家面目」這個概念，以前我很少見到，而此次見到是在張大千在一幅畫的題語裏，原文為：「偶欲效北宋畫法，雅不欲從馬夏入門。馬夏雖工，才一落筆，便不免作家面目。此幅略似李唐，生拙處時得天倪耳。」

張大千這段話涉及到幾個宋代畫家，這裏略為說明一下。李唐，字晞古，河陽三城（今河南孟縣）人，初以賣畫為生，宋徽宗時為畫院待詔。曾因戰亂被俘，後來設法逃離，一度流落南宋都城臨安，不知怎麼被宋高宗知道了，又一次招為畫院待詔。李唐山水、人物、走獸都精通，尤以山水為佳。他開創了大斧劈皴法，所作長圖大幀氣勢雄偉，存世之作有《萬壑松風圖》、《清溪隱圖》、《煙寺松風》、《采薇圖》。「馬夏」，即馬遠、夏圭。馬遠擅畫山水、人物、花鳥，夏圭早年畫人物，後以山水著稱，兩人生活的時代相同，世稱「馬夏」，他們的山水均取法李唐，彼此又有一定的區別。馬遠皴法硬朗，樹葉常用夾葉，樹幹

濃重，多橫斜之態，喜作邊角小景，人稱「馬一角」。夏圭愛用禿筆，下筆較重，其畫老蒼雄放。在山石的皴法上，常先用筆淡墨掃染，然後趁濕用濃筆相皴，造成水墨渾融的效果。從張大千上述題記可以看出，他欣賞李唐，而對「馬夏」的畫法持異議。他覺得李唐的畫法是「得天倪」（即得自然），而「馬夏」的作品則充滿了「作家面目」。

張大千先生對「馬夏」的評價是否客觀，咱們姑且不論，但他反對「作家面目」的立場則是值得肯定的。所謂「作家面目」，用如今的話說，就是匠氣、造作、固化，它與天性、自然、創新之類的東西相對立。張大千一生畫畫都力避「作家面目」，比如他臨摹敦煌壁畫，將石青當水墨一樣運用自如，以潑彩加以勾勒，希望給畫面留下更多的想像空間。其晚年的山水畫，不論是高山、雲霧，還是山莊雨聲、煙溪隱袖，均以大塊沒骨為基本構造，打破了他過去以線條為主的造型語彙和以點線構圖的慣用手法，大面積的潑墨潑彩融以細筆或局部工整描繪，力圖在抽象中蘊含具象。

繪畫需要避免「作家面目」，文學創作其實同樣如此。

游宇明

文學是一種非常古老的藝術，其歷史幾乎與文字同步，它發展到今天，確實有許多新的表現手段，比如玄幻、穿越之類，但某些人一寫景物馬上要來一段抒情，一寫愛情小說不出二十頁必然會有性愛場面，一寫某種神聖的事物後面跟着的一定是「媽媽」、「母親」這樣的稱謂，一寫反腐決勝關頭必然是大領導出面，又是一種典型的「作家面目」，它破壞的是讀者對作品的神秘感與審美期待。

想避兔文藝創作上的「作家面目」，使自己的作品渾然天成，有一些門檻是必經的。其一，你得有藝術夢想。繪畫也好，寫作也好，功利心太強，幻想一夜之間名揚四海、富甲天下，很難避免「作家面目」，只有對藝術深懷敬意，你才會使盡十八般武藝去上下求索。其二，你必須不惜心力。畫幾張畫、寫幾部作品並不難，前人已留下了許多前行的路標，真正難的是要加進自己的發現，只有獨特的發現才可以真正打動受眾。而要加進個人的發現，不在生活裏脫幾層皮，不在風裏雨裏摔上幾跤，是不可以想像的。

藝術最忌「作家面目」，脫離了它，我們的人文藝作品才會擁有真正的氣魄與格局。